

不知不觉人到中年。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按捺不住的根根白发,脸上悄然冒出的鱼尾纹、法令纹,身体上各种因受风、受凉出现的腰背、头颈、肩周、膝盖、脚腕僵硬酸痛,以及不时出现的身体疲惫感上。

于是,各种对抗衰老的物品——染发膏、保养品、护腰护肩护颈器具等纷纷登台亮相,就连曾经一贯以为的只会与老年人绑定在一起的膏药味儿,也会时不时地从身体上散发到空气中,一种挥之不去的老去的味道。

走在街上看到系着本命年手绳的年轻人,一边揣测着她们的年纪比我到底小了几轮,一边感慨着自己怎么就这么悲催地老了,嫉妒着她们的年轻和蓬勃,也冒着汩汩地对于自己老去的不甘心。

想要自己动手修剪脚趾甲,却发现自己的腿和脚竟然弯不到以往的程度,要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才能触及相应的部位,并因为不得适当用力只能敷衍了事。

做个身体 SPA,这里那里的酸痛,让技师不得不动用刮痧、拔火罐这样的硬通货来祛除体内的湿气,然后满背上的青紫色让自己有段时间都不好意思踏入健身房。

下乡才两三个月,恰逢黄道吉日。邻居黄大伯家儿子黄毛要办喜事,邀请知青参加。我自幼从不喝酒,此刻端坐婚宴心绪压抑。眼瞅每人面前放着的大海碗,起码可倒满三四两白酒。这还了得?

随着鼓乐声响,黄毛带着漂亮的媳妇来给各位长辈、嘉宾敬酒啦。阿达身为兄长,给另外两个阿弟下达沪语指令:天柱从不喝酒,今朝阿拉三个顶上,拼死也不能给上海知青丢脸。刚讲完,新郎新娘已到面前。黄毛二话不说,双手捧起香喷喷的贵州苞谷酒(即玉米白酒),高喊道:“谢谢上海大舅赏脸,请随意。”说完扬起脖子,张开大嘴,咕嚕一声,碗中滴酒不剩。阿达想喝两口蒙混过关,不料敦厚的黄大伯发话:“阿达,你同意随新郎的意喝酒,就必须和他一样把酒喝光。”阿达只得张嘴把酒灌下。这一灌非同小可,人趴在椅子上起不来了。身旁的两个小阿弟聪明,连忙顺水推舟扶他回去休息。

此刻仅剩我作为知青的惟一代表,再走新郎一家肯定生气。就在这时,黄毛与媳妇手捧酒碗向我走来。“来来来,我和玉芬特来敬小柱子一杯喜酒。”话音才落,新郎倌豪爽地扬起脖子,一口气喝完。怎么办?若婉拒,定伤人心。我二话不说,端起碗,一咕隆就喝了下去,立时博得旁观者们一阵叫好。58度白酒以如闯无人之地的猛烈冲劲直捣脑门,抑制不住的天旋地转。就在这当口,玉芬捧起装满酒的瓷碗,对着我甜甜地说了一句:“小柱子,我也不喝了。”新娘敬酒,我可能不喝。我已做好准备,一喝完,人就倒下。可奇怪,这碗酒下肚,人非但没有倒,刚才折腾的“头脑风暴”反倒神奇般消失了。自我保护措施很简单,喝下大半碗醋,再泡一杯浓茶,竟随即谈笑风生。婚宴上所有宾客见状都惊呆了,我也对自己感到不可思议。

不经意的这次喝酒,大大拉近了我与黄大伯一家的距离。大伯是远近闻名“庄稼一把手”。上海知青参加婚宴开全县先河,使他脸上有光,而我如此豪爽回敬新人喜酒,更给足了黄家面子。从这以后,耕地、插秧、筑水塘等颇具

“潮热”朱丽叶

汪艳

手机上的字体不甘心地从偷偷瞄会儿大号的情形,再立马调回正常,虽然需要勉力去看,但更需要自我安慰——还没有到需要调整字体的时候嘛,再坚持一段时间;穿个针线,要拉长与眼睛的距离,那种神人神出的穿针引线已成过往。

各种温度下都能密密匝匝渗出一层汗,加上旁人不明所以地问:干啥啦,这么热?无法堂而皇之地对答:潮热,不懂啊!却只能代之以“呵呵,爱出汗”这样的模棱两可的尴尬作答。下一时又被秒晒的汗水带人正常的感觉,但衣服上的汗渍却尴尬地、清晰地留下曾经的见证。然后往复再来,一天数次。

然后,遇上相同年纪的人便开始自然地相互打听,你是怎样的症状、我有怎样的感受,寻找惺惺相惜的彼此慰藉,有种找到同道中人“真好”那样的释然,知道这世间不独我如此,还有无数的人与我伍。

用“潮热”来形容女性的中年还挺恰当的,因为步入中年的种种经历

技术含量的农活,黄大伯主动手把手一传授,从不留一手。黄家做了什么好吃的,玉芬第一时间就给我们送来。

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与黄队长同在抗旱水坝值班。队长冲我竖起大拇指,笑着说:“你们从大上海初来我们穷山沟,我真为你们担心呀?”“担心?”

“担心你们过不了第一关。”“第一关?”“很简单,就是喝酒。不要说你们大城市的知青,就是下放的干部,也必须先过这一关。我们庄稼汉不喜欢娇生惯养。泥腿子给你敬酒,说明他敬重你。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蹲在泥地上,大碗喝酒,大口吃饭,大声说话。能做到这样,才是一家人啊!”

现实的情况明摆在那儿。农活脏累苦,喝酒可解乏。黔岭多阴雨,喝酒能驱寒。划拳猜酒令,大声吼,大碗喝,吼得舒畅,喝得不亦乐乎。这酒,当然得喝啊!



古石桥上的情与怀 水彩画 张国卿

近日,上海文庙公告,停止对外开放,实施修缮改造。最为书迷倾心的文庙旧书市场也关闭了,叫人顿生依依之情。

大凡中国读书人,都有一个癖好——淘旧书。翻翻旧时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日记或笔记,不难看到他们在古旧书肆里流连的身影。“淘书”是我辈俗人的说法,前辈书人则把找书、选书、买书称为“访书”,如黄裳的《姑苏访书记》、姜德明的《沪上访书记》等。因此,藏书名家韦决先生对这“访”字最为心仪,说这个“访”

字,“可以看出读书人微妙而温存的情愫。读书人对书籍的热爱与尊敬,悄无声息地跃然纸上。”妙哉斯言!在下虽忝列读书人,但逛旧书肆的历史却可说是“老太太的被子——盖有年矣”。尤其对文庙书市,简直一往情深,有段时间几乎每周日都要来过一下淘书瘾,即使空手而返,也有心满意足之感。寒斋

雅玩

就类似潮水似地一波波涌来,带来惊恐,随后弥散开,渐渐适应,再褪去。

让我不知怎地就想起罗密欧的那个朱丽叶若经历一样的中年,是否也会受到这样一波一波各种“潮热”的困扰;而当青春年华的渐渐消逝,她的罗密欧是否也会一样地眷恋着她呢?

随着潮水退去的有青春、活力、健康、紧致的皮肤、光洁的脸庞、有力的腿脚、挺直的脊梁,留下的是年长、乏力、皮肤的松弛、脸上的皱纹、腿脚的绵软,以及不再挺拔的背脊。也有好处。想象不到的好处。

比如能掷地有声地告诉年轻人,这个病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后应该如何注意防护;比如深刻地理解年迈的父母为何会出现各种病症、并对他们常常的健康状态心生感激,知道这不是必然的;比如看到裸露腰线和超短装束的女孩会心生怜悯地告知年轻时要好好保暖;比如看到年轻焦虑的父母时,既庆幸自己已挨过了艰难育儿岁月,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压力;再比如有更多的时候能让自己处变不惊、安于当下,因为知道大都能过得去……

每一个朱丽叶都要经历这样的“潮热”,可长可短。这个阶段不仅是为了缅怀逝去的青春年华,更要萃取历练中生命的精华、积攒生命的智慧——虽然躯体青春不再,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

“潮热”中的朱丽叶们,一起努力吧!



夏征农是在1933年,由陈君治和祝秀侠两人的介绍,加入“左联”的,编在闸北区的一个小组里,陈君治是当时的负责人之一。祝秀侠抗战爆发后去了广州,任广东的地方官员,1949年后去了台湾。

夏征农参加过《春光》和《太白》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春光》是由陈君治主编的,由于他去世很早,很多人不了解他,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他和我父亲周楞伽的交往。

陈君治(1914-1935),江苏扬州人,曾经和江上青一起编过《新世纪周刊》,后来只身来到上海,通过中共党员方土人的介绍,认识了庄启东,一起创办了《春光》,在这本

杂志上,开展了《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讨论,还发表过诗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春光》第二期发表了左联作家魏猛克的文章,批评了我父亲在《新中华》杂志上,开展了《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讨论,还发表过诗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春光》第二期发表了左联作家魏猛克的文章,批评了我父亲在《新中华》杂志上,开展了《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讨论,还发表过诗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杂志上,开展了《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讨论,还发表过诗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露所凝也。白露为霜,寒意层层递进。我们的老祖宗,生怕自己的子民受寒流“闪击”,通过最让人通感的物候步步提醒。晚稻脱粒棉晒,精收细打妥收藏。霜降后,萑苇物华休,冬天真的到了,还有什么待完成,快抓紧。口吻无论温柔含蓄、哲理隽永,还是严苛尖锐,皆是对人间的在意和爱惜。

民间谚语有:高山雪、平原霜。高山关乎人的精神升华,平原则是人间烟火所向。天愈冷,人就会格外贪恋烟火和暖。古语说“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霜知道自己责任,它随风潜入夜,给大地披上银色的衣衫,阡陌田野,屋脊柴垛,一根瑟缩在寒风里的草,霜将它一把搂住,春蚕吐丝般地,给它织了雪雪白的衣,阳光照下来,草茎美得灵动。

老妈乍见落霜,相当欢喜,我们的生活就出现了“加糖”的转机。白居易写:浓霜打白菜,霜威自严。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甜。霜就如同魔术师,一夜间就做成了甜蜜的大产业。经它抚触,白菜、萝卜、菠菜,都会变得甜糯,只加盐就极可口,逗得人食欲大开,这又是家家都享受得起的。能将甜津津的味道普及到每家每户,唤醒人对节令的敏感,淡化生活的苍凉,让芸芸众生在口齿生甘中体味到活着的幸福。外冷内热的霜,实在慈悲恻隐。

孩子尚小时,给他读英国童书《柳林风声》,书里有一段,写狂妄、天真的富二代蟾蜍闯祸后蹲监狱,心里绝望透了,那日遇到一碗卷心菜,“那股浓烈的香味钻进了他的鼻孔,立刻使他感到生活也许还不像他想象得那样绝望空虚”。儿子很好奇问我,卷心菜是什么菜,怎么会那么香呢。我很自然地把故事嫁接到日常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霜打后的卷心菜,很甜很糯很香,一碗蔬菜都能那么美,生

度也是诚恳的,只是有些地方太机械了一些,写了一封信给《春光》主编陈君治,从此,两人开始通信。陈来信向我父亲约稿,我父亲写了一篇反映军阀残害老百姓的小说《夜》寄给了他。不久,陈来信说《春

夏征农的左联介绍人

周允中

上的小说《俄人》,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农民逃难来到上海,在上海工厂做工,资本家给工人有米贴,还有节赏,未免离事实太远,作者原意是想同情农民,但却误导了读者,是不正确的。我父亲认为批评是中肯的,态

度也是诚恳的,只是有些地方太机械了一些,写了一封信给《春光》主编陈君治,从此,两人开始通信。陈来信向我父亲约稿,我父亲写了一篇反映军阀残害老百姓的小说《夜》寄给了他。不久,陈来信说《春

度也是诚恳的,只是有些地方太机械了一些,写了一封信给《春光》主编陈君治,从此,两人开始通信。陈来信向我父亲约稿,我父亲写了一篇反映军阀残害老百姓的小说《夜》寄给了他。不久,陈来信说《春

活里存在的美好岂不是很多很多。

百草枯黄的暮秋,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庭院园圃,多是圆头肥脑的菊,隆隆盛放,仿佛戏里的花旦。浓妆艳抹的妆容下,占尽舞台上的风光,这并不代表生活里的幸福。我喜欢野外的小黄菊,鹅黄的瓣如细薄的鳞,一朵就是一只小太阳。卑微渺小,却可以活得明媚自洽。老杜说“秋野日疏芜”,有了一片小黄菊就足以灿烂秋野。而原野上的乌桕树,霜降后,一棵棵如绿孔雀“囉”地开屏,待斑斓的树叶落尽,桕子在铁黑的枝丫上炸裂,如白雪傲放。若非有霜,成不了这番风流蕴藉。

E.M.福斯特提出过“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著名理论:扁形人物是围绕着单一的观念或素质塑造,圆形人物则更加多变,即便年长,依然保留有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性。晚秋的马柳树就让我们见识了何为“圆形”——沧桑了,并不代表不能让自己变得更美好。还有的柿子,骨相赤裸的枝条,高擎一只只红灯笼,摇曳出一树灼热的光,弹眼落睛。霜降后灯笼柿甜津欲滴,每天吃一只,就解决了人一天当中维生素C需要量的一半。老话讲,霜降这天吃柿子,整个冬天不流鼻涕,嘴唇不会裂开。是霜的“造化钟神秀”吧。人喜欢,鸟也欢喜。

霜降是物理的,也是感性的。庆历新政改革失败,当事人之欧阳修,也是被了寒霜被贬到滁州,大文豪并没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写出名垂文学史的《醉翁亭记》,重压之下留下深深辙痕。而苏轼前后《赤壁赋》绝唱,不也是被贬黄州时的杰作吗。所谓“文章憎命达”,杜老夫子早在千年之前,就对风霜磨砺的人生报以乐观主义精神。

心底里,我们总会欣赏苦难中的甘甜、冰冷里的温暖,霜冻下的傲骨。人生于世,难免困厄——一颗心,经得起霜意,冬天就不觉得难捱。

里的太太》,却遭到了茅盾先生的批评,他在《文学》四卷五期上发表了《杂志潮里的浪花》,指出艾芜的作品除了当作风土画看,侨胞的痛苦未能被作者强调。《医院里的太太》,跟漫画中一些男女关系画,倒很臭味相投。还批评杂志缺少泼辣性的文字。

陈君治在徐懋庸和庄启东主编的《新语林》上,还发表过《关于沙汀作品底考察》,对韩侍桁在《现代》杂志上批评沙汀的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普遍缺乏典型人物的个性化,表示自己的不满。他认为沙汀作品缺少情感的表现是技巧上的不成熟,但并未失去对客观的表现,沙汀的作品近似于报告文学的手法,虽然是只将事实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但他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通过平凡的故事,对旧社会予以鞭挞,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来我父亲经常去庄启东家打牌玩。

同桌的方土人、胡依凡、王任叔等都是左联作家。

1935年3月,我父亲和庄启东、李辉英等人一起去吴淞郊游,庄告诉我父亲,陈去了日本,过了两个月,庄又告诉我父亲陈君治因为肺病在日本去世了。我父亲听了十分凄楚,后来在《每日小《新语林》的编辑庄启东,他首先向我父亲道歉《新语林》被迫停刊,拖欠稿费的事情,并且拿出银行退票作证。《漫画漫画话》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小小小说,有艾芜的《归来》、夏征农的《接见》,我父亲的《医院

霜的成全

王征宇



七夕会

华生(许地山)的《缀网劳蛛》,1945年出版鲁迅的《彷徨》,1947年出版的《鲁迅杰作集》等书。我非常好奇他的这些民国旧书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不料,后来几次书市,他都没有出现,我问旁边的摊主,说他不做旧书生意了。就这样,他和他的书摊仿佛蒸发了一般,令我怅然若失。

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中写道:“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并盼望有一天北京能有这样的旧书摊,来让那些“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确实,爱书之人,性情旷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书迷之间容易结成书友,不仅交流心得,还能“互通有无”,文庙书市实在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平台。

可惜,偌大上海滩的古旧书肆本来就寥若晨星,现在,文庙书肆也已关闭,真叫人发出“何处可访旧书香”的感慨了。

